

# 天文、人文与中庸

郭文斌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明从夏历开始用的是阴阳合历。阴阳合历既不同于纯阳历,也不同于纯阴历。纯阳历,我们都知道它只注重太阳对人类的影响,比如我们的干支历及“二十四节气”,则参考了太阳回归年为年的长度;而纯阴历,它取月相的变化为周期,注重月亮对人类的影响。而我们的夏历,则考虑到了太阳和月亮对我们的影响,将这两者有机整合起来。

大家都知道这个月亮、太阳是跟我们最密切相关的两个星体。月出则为黑夜,日出即为白昼。人们习惯于昼作而夜息。违背这种自然规律,可能对我们的身体有或多或少的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太阳和月亮对我们身体的影响有多么大。那么,我们可以想象浩瀚的星空,每一个星体对我们的身体,对我们的生活,都有所影响。因此,古人特别注重天文对人文的影

响,其最终结果,便是在我们传统文化中催生出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和中庸思想。我们看《黄帝内经》就知道,这种天人合一思想的功能性已上升到一种卫生、养生、医治的角度。那么回头再说我们这个夏历的优越性。夏历就是阴阳合历,它既注重太阳对人类的影响,也注重月亮对人类的影响。那么这样的一个历法系统,其优越性体现在哪里呢?这就是使得我们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生活方式,比较辩证:即看到一个事物的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它的阳,看到它的阳的时候就想到阴,这就是老子所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那么这样的一种辩证思想到了儒家,到孔子那里,就发展成为著名的中庸思想。

那么,中庸思想对人有什么好处呢?它让人在任何时候都保持一种中和之气。《中庸》里面讲:“喜怒哀乐之

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这是儒家观察到的宇宙最和谐的本体状态,而“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是古人认为人类应该在天人合一之后达到的一种人与自然和谐、人与人和谐、人的身心和谐的一种状态。所以,孔子讲:“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可见一个人要想保持一种“中和”,那是比分天下、辞爵禄、在刀刃上跳舞还难的一件事情。同时,孔子也在告诉我们: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要能够保持中和,他就能保持健康。所以,中医认为人生病了,是因为阴阳二气不中和了;中医给人治病的时候,他主要的方法论就是调和阴阳。所以,我们会看到中医治病,往往是病人头疼,他不去治头,而去医脚;病人脚疼他恰恰不治脚,而要在头上上下下针。换句话说,中医所代表的传统文化是从根本

处“四两拨千斤”地来解决问题的。这就是中庸思想的极好体现。

那么,由这样的一个认知思维行为、生活方式,我们就可以看到夏历系统的优越性。所以,这种天文和人文相对应的系统,对中国人保持其健康生命力意义重大。中医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我们中华民族天文和人文相结合的一种功能性传承,也集中体现了不偏不倚、循序渐进的中庸思想。比如在传统中医看来,人在立春之后,就要免冠披发、舒展生气,以合时节,而且提醒我们要春捂秋冻,要下厚上薄,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一下子脱掉秋裤。所以,按照这样的中庸思想,我们的古人发现冬天的时候,井水恰恰是热的,夏天的时候井水恰恰是最凉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早就发现“阴极而阳,阳极而阴,阴中有阳,阳中有阴”,老子把它概括为“无为”和“有为”的平衡。所以,这就是阴阳合历所催生出的人天合一思想和中庸思想。有这样的认知思维及其指导下的行为生活方式,中华传统文化终将变成我们的生产力和建设力。

王安石的“三不足”很有名,其曰:“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言人之所未言、之所不敢言,分明是和孔子的“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唱反调,石破天惊、掷地有声,历来为改革者所推崇。40多年前我初次读到王安石这名言,也不禁热血沸腾、拍案称绝。

然而,随着年齿渐长、阅事增多,我越来越觉得“三不足”的精神固然可贵,但如果将其作为一种固定的、普遍的思维模式和处世原则来奉行,也很不妙。天变不足畏,然而亦有足畏者,如地震、火山爆发、海啸、太阳黑子爆炸等等,更别讲自然规律必须敬畏,必须遵守,否则就会受到惩罚;祖宗不足法,然而亦有足法者,如祖国悠久的优秀传统文化,即便是洋人的好东西,也应学习,“拿来”为我所用;人言不足恤,然而亦有足恤者,如正确的舆论、合理的诉求,也应得到尊重和回应,正所谓“民之所盼,政之所为”。看来,处理实际问题,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切不可一概而论。

王安石变法是为了富国强兵,初衷很好,只可惜失败了。究其原因,固然纷繁复杂,但也和他绝对、片面、走极端的思想方法不无关系。例如,王安石刚愎自用、一意孤行,对不同的意见一概不听,还以对待“变法”的态度划线,谁支持变法,就提拔重用,谁批评变法,哪怕意见不无可取之处,也统统排斥打击,结果,像司马光、欧阳修、苏轼等一批敢提意见、老成守正之士受到打击迫害,逐出朝门,而像章惇、吕惠卿、蔡京等一批官迷心窍、善于逢迎的奸佞小人却被擢为朝廷大员。甭说王安石的变法不是十全十美、无懈可击,就即便是完美无缺,让这些狗苟蝇营的无耻之徒操控实施,也会使其走样变味,引起民怨、激起民愤,最终失败也就不足为怪了。

## 『三不足』的不足

司马牛

## 肝胆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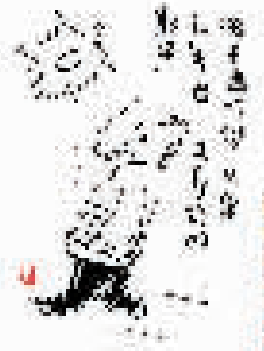
我的家离海河不远。夜晚去海河边散步,满眼的灯光璀璨,流光溢彩。但是,天天看月看,觉得这是很平常的事。有时,工作忙碌,生活繁琐,心情不好,看啥都烦,走在海河边,也无心看风景。总想着某天,能走进大自然,放飞心情。

终于等到休假,我立刻订票回到南方故乡,一个青山环绕的山村。下火车转乘汽车,车行驶在蜿蜒盘桓的山路上。红日西沉,晚霞铺满了连绵不断的山峦,群山被镶了一层金色彩边。草木在晚风中摇曳。又红又圆的柿子,如一个个小灯笼挂在树枝上,如油画般的景色让人为之沉醉。呼吸着山野间清新的空气,舒适的心情仿佛沐浴在阳光和风霜酿就的成熟与甜

蜜中。我问表妹:“清晨,山里鸟鸣的声音可好听?夜晚,天空的星星多吗?”表妹漫不经心地回复我:“鸟鸣声有啥好听的,叽叽喳喳,叫得人心烦。晚上天空有星星,但周围漆黑一片,没啥好看的。”

住在家乡的这几天,感觉太美了:那清脆的鸟鸣声,是大自然在歌唱;远望山顶,云雾缭绕,如群山在舞蹈;清凉如水的夜晚,繁星点点,煮上一壶茶水,和亲人们围炉喝茶唠嗑。爽朗的笑声溢于唇齿之间,感受着亲情,特别放松。休假完毕,我回到城里,出门是电梯、楼梯,没有山野田园。在乡间经常看到的星星,也很难看见。我又开始想念故乡的乡野风光。

不久,表妹来天津找工作,说不想待在那个村庄。晚上,我领她到海河亲水楼台观夜景。海河夜景在两岸五颜六色霓虹灯的映射下,变得异彩纷呈、美不胜收。表妹激动地说:“太美了,太美了。”那晚,表妹说了一句让我回味很久的话:“表姐,你真幸福,天天可以看海河夜景。”



人生写意·影子程远

## ●雅舍谈艺 沙丘 孙香我



这是我收藏的一块戈壁泥石。多年前,我出差新疆,进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沙丘上爬过滚过。此

石形与纹皆颇有沙丘之神韵,案头见之,只觉亲切,一时神魂飞动,已在塔克拉玛干矣。

一次到医院看病,我问大夫:“像我这年纪的,每天睡几个小时为好?”大夫回答说:“6个小时。”打那以后,若我晚上只睡了5个小时,就想白天再睡1个小时,凑够6个小时,可往往睡不着。

有一天,我身倚被褥休息,不知不觉睡着了。醒后我“彻然大悟”:越是执着地想达到某种目的,反而达不到;你放松下来,不去关注它,目的反而实现了。真是应了“有意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古话。

## 无心

韩铁铮

我的住所离一所大学比较近,常听大学生们聊起食堂的伙食,新闻报道也常介绍如今大学食堂的菜品如何丰富。这时,我就会想起1978年上大学吃食堂的情景。

记得当时我最爱吃的是烧茄子。烧茄子分素烧和肉烧两种。素烧茄子两角钱一份,如果再加五分

## 烧茄子

伍柳

钱,就能买一份肉烧茄子。只要有烧茄子,我的学习劲头就会大增。一顿烧茄子,特别是肉烧茄子下了肚,我就觉得浑身都是力量。于是,每次我都会早早去排队,因为很多同学都特别青睐烧茄子,只要食堂师傅把烧茄子的盆子端出来,很快就会

售罄一空。有时也觉得自己有点没出息,因为有的同学吃窝头就着最便宜的菜,也一样刻苦学习。我有个中学同学,他的姐姐也在大学读书。据他说,他姐姐总是最后一个去食堂,有什么吃什么,她不愿在排队买饭上耽误时间,有工夫就多读几页书。这事使我感触很深。此后,再去食堂时,我也不在排队等候上花太多的时间,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

然而,至今烧茄子的影子还会时常萦绕心头,每每想起它的美味,总觉得还要感谢它。毕竟在我学习的道路上,它曾助我一臂之力。

## 人世湮沉不如归去

李潇

在清代志怪小说集《聊斋志异》的广泛影响下,说起动物成精与人类相恋的故事,人们往往第一时间联想到狐狸。其实,与人类外形相近的灵长类动物——猿猴,也经常成为古代传奇的主角。《太平广记》中收录的唐晚期裴铏所著《传奇》中的《孙恪传》,就是经典的例子。

故事的主角孙恪落第后,在洛阳游历,偶然经过一座宅院,遇见一位艳丽惊人的女子,心生爱慕,以租住为由向婢女探问对方身世。婢

女称女子是袁姓长官之女,父母双亡,尚未婚配。孙恪有意求婚,袁氏女欣然答应。二人婚后生活和美,却不料平地出现了一桩风波。孙恪的表兄张闲云修道多年,偶遇后觉得孙恪面有妖气,认为袁氏必有蹊跷。

在读者看来,张闲云想必会像法海拆散白娘子和许仙一样,将袁氏打回原形,却不料“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孙恪把张闲云送的除妖宝剑带回家中,袁氏见后大怒,训斥丈夫用心不端,吓得孙恪叩头求饶,宝剑也被袁氏随手折成几段。张闲云得知后不敢登门,再也没有外来的力量能把他们拆散了。

然而,孙恪和袁氏最终仍没有白头偕老。十几年后,孙恪赴南康做官,携带全

家上任。经过端州,袁氏要求去峡山寺礼佛,并布施了一个碧玉环。用过斋饭后,几十只野猴从松树上跳下,在讲经石台上吃食,又拉着藤萝嘶叫跃走。僧人们对猴群早已见怪不怪,袁氏却由喜转悲,题诗一首:“刚被恩情役此心,无端变化几湮沉。不如逐伴归山去,长笑一声烟雾深。”随后,她和丈夫、儿子流泪告别,变成一只猿,追随猿群跃入深山,再也不见踪影。

寺中百岁老僧终于想起:“我当小和尚的时候喂养过这只猿,后来高力士将它买走,献给唐玄宗,听说养在上阳宫内。安史之乱后,就不知去向了。那个碧玉环,是它曾经戴在脖子上的。”孙恪悲伤不已,放弃赴任,带着孩子回乡了。

千百年来,人妖相恋题材的作品数不胜数,但孙恪与袁氏的故事却别具一种魅力。袁氏尽管对夫妻之恩、母子之情怀有深厚的羁绊,也能轻松地破除来自外界的阻力,但在回到熟悉的山中古寺时,遁世之心仍然战胜了凡间的情爱,让她回归本来面目,消失在惆怅的烟云之中,行止竟有“太上忘情”之高旷。

袁氏的结局,与唐代社会深受道教影响也有关联。特别在中唐之后,随着社会的动荡不安,文人很容易将逍遥遁世作为一种人生追求,并映照在笔下作品之中。

## 星期文库 唐传奇中的动物精怪之二